

# 谐谑卷

王朔文集

4

純情卷 摯情卷 諧謔卷 矯情卷  
HUAYIPUBLISHINGHOUSE

● 華藝出版社

● 責任編輯：金麗紅 黎波

● 封面設計：旺忘望



王 朔 文 集

# 王朔文集

主编 孙波 杜建业

諧謔  
卷

063937

华艺出版社

## 王朔文集

谐谑卷

---

**作 者：**王 朔  
**出 版：**华艺出版社（北京朝内南小街前  
拐棒胡同一号）  
**印 刷：**建工印刷厂  
**发 行：**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95千字  
**印 张：**19.75  
**版 次：**1992年7月第一版  
**印 次：**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15000

---

**书 号：**ISBN 7—80039—618—5/1·271  
**定 价：**12.50元

## 编者的话

《王朔文集》还未问世，京城内外已经沸沸扬扬。象以往评论王朔作品一样，褒与贬、骂与捧、臧与否，众说纷纭。

有的大喜过望：“王朔立异标新，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说家头把交椅，理应占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

有的大为赞叹：“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当属王朔；”

有的大惑不解：“王朔小说是痞味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怎能享受这等荣耀？”

有的大加嘲讽：“王朔崇尚消费人生，作品玩世不恭，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做为《王朔文集》的出版者，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对种种评论做出裁断，只是希望对一些令人品味的现象引发思索：

八年前，王朔以《空中小姐》一炮打红后，八八年又推出《浮出海面》等四部发轫之作，先后搬上银幕，热热闹闹地营造了一个“王朔年”；以后几年中，《我是你爸爸》等三部长篇，《过把瘾就死》等几十部中短篇，令文坛许多新枪老笔大为瞠目；《渴望》、《编辑部故事》等电视剧更使王朔的名字深入寻常百姓中。文坛的规律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王朔热”连续八年，不仅热度不减，发展至今，却持续升温，大有独占鳌头，称雄图书、影像市场的勃勃气势？

为什么王朔的书舞文弄墨者要读，引车卖浆人爱看？儒雅之士津津乐道，平俗之辈侃侃谈诵？

为什么在难以引发轰动效应的当今文坛，王朔的作品却异乎寻常地牵动众多读者的兴致，以致在“文学圈内、准文学圈内甚至根本与文学不沾边的圈子里引起一阵阵骚动？”

为什么王朔的人品和文风反差强烈？他为人忠厚沉静，文章却洒脱不羁？

王朔热的升起是因为他的京味、他的调侃、他的机智、他的幽默或者是他的俗气、他的痞味、他的油滑、他的玩闹？是因为他介乎于“深沉博大和浅薄不文之间”？

如此等等，是许多敏感的文学评论家、热心的

作家、好奇的读者，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难解这近年来不断困扰文学评论界的奇特的“王朔现象”。

我们出版《王朔文集》，正是为展示王朔作品的全貌，推动当前有益的文学争鸣勃发、深入。同时，也想为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中国文坛的繁荣昌盛、百花争妍做一份奉献。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 目 录

- 顽 主…………… (1)
- 一点正经没有 …… (66)
- 你不是一个俗人…………… (155)
- 痴 人…………… (223)
- 千万别把我当人…………… (283)
- 修改后发表…………… (482)
- 谁比谁傻多少…………… (526)
- 枉然不供…………… (572)

# 顽 主

“我是个作家，叫宝康——您没听说过？”

“哦，没有，真对不起。”

在“三T”公司办公室里，经理于观正在接待上午的第三位顾客，一个大脑瓜儿细皮嫩肉的青年男子。

“我的笔名叫智清。”

“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您有什么事，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生活吧？”

“不不，我生活底子不体验也足够厚。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些东西，都是冷门，任何人看了脑袋都‘嗡’一下，傻半天——我



这么说没一点言过其实，很多看过的人都这么认为，认为起码可以得个全国奖，可是……”

“落了空？”

“准确地说我压根没参加评奖，我认为毫无希望，瞧，我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也许你不太了解文学圈儿里的事，哪次评奖都是平衡的结果，上去了一些好的作品，但一些同样好的作品偏偏上不去。”

“这个我们恐怕爱莫能助，我们目前和作协没什么业务联系，我们缺乏有魅力的女工作人员。”

“噢，我不是让你们去为我运动。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对名利其实是很淡泊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得到某种承认，随便什么奖都可以。”

“您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个‘三 T’奖？”

于观试探地问。

宝康紧张地笑起来：“真不好意思，真难为情，我是不是太露骨了？”

“不不，您恰到好处。您当然是希望规模大一点喽？”

“规模大小无所谓，但要隆重，奖品丰厚，租最豪华的剧场，请些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我有的是钱。”

“奖品定为每位获奖者一台空调怎么样？”

“每位？我可是为自个的事……”

“红花也得绿叶扶，您自个站在台上难道不寂寞？该找几个凑趣的。我想给您发奖的同时也给一些著名作家发奖，这样我们这个奖也就显得是那么回事，您也可一样跻身著名作家之列。和著名作家同台领奖，说起来多么令人羡慕。”

“一人一台空调，这要多少钱？虽然我很想有机会和著名作家并排站会儿，可也不想因此倾家荡产。”

“要是您不赞成奢侈，节省的办法也有，把奖分为一二三等，特等奖为空调您自己得，其余各类为不同档次的‘傻瓜’相机，再控制一下获奖人数，我们只选最有名的。”

“这样好，这样就合理多了。”宝康喜笑颜开，“我得空调，别人得‘傻瓜’。你列个预算吧，回头我就交钱。”

“您来付钱时能不能把您的作品带来让我们拜读一下？当然哪篇获奖我们不管您自己定，我只是从来没这么近地和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脸儿对脸儿过，就是再和文学无缘也不得不受感动。”

“可以。”宝康既矜持又谦逊地说，“我甚至可以给你签个名儿呢。我最有名的作品是发在《小说群》上的《东太后传奇》和发在《作家林》上的《我要说我不想说但还是要说》。”

“了不起，一定很有意思，我简直都无心干别的了。”

“你说，那些名作家会不会端臭架子，拒绝领奖？”于观把青年作家送到门口，青年作家忽而有些忧心忡忡。

于观安慰他：“不怕的，领不领是他们的事，不领我们硬发。”

“谢谢，太谢谢了。”青年作家转身和于观热情地握手，“灯不拨不明，您这一席话真使人豁然开朗。”

“不客气，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帮助象您这样素有大志却无计可施的人。”

在一条繁华商业街的十字路口，杨重正满面春风地大步向站在警察岗楼下的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姑娘走去。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你等半天了吧？”

“没关系，你用不着道歉。”刘美萍好奇地看着杨重，“反正我也不是等你，你不来也没关系。”

“你就是等我，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了。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

“是吗？你比我还知道我在干吗——别跟我打岔儿，警察可就在旁边。”

“难道我认错人了？”杨重仍然满面堆笑，一点也不尴尬，“你不是叫刘美萍吗？是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在等肛肠科大夫王明水，到底咱俩谁搞错了？”

“可王明水鼻子旁有两个痞子呀。”

“噢，他那两个痞子还在。今天早晨他被人从家里接去出急诊了，有个领导流血不止，因而匆匆给我公司打了个电话，委托我公司派员代他赴约，他不忍让你扫兴。我叫杨重，是‘三T’公司的业务员，这是名片。”

“‘三T’公司？”刘美萍犹疑地接过杨重递过来的名片，扫了一眼，“那是什么？名儿象卖杀虫剂的。”

“‘三T’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简称。”

“居然有这种事，你们都是什么人？厚颜无耻的闲人？”

“我们是正派的生意人，目的是在社会服务方面补遗拾缺。您不觉得今天要没我您会多没趣儿吗？”

“可我不习惯，本来是在等自己的男朋友，却来了一个亲热的替身，让我和这个替身谈情说爱……象真的一样？”

“您完全不必移情，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往那方面诱您，我们对顾客是起了誓的。大概这么说您更好懂点，我只是要象王明水那样照料您一天，陪您一天。”

“您能有他那么温存体贴、善解人意吗？”

“不敢说丝毫不走样——那就乱了——我尽量遵循人之常情吧。你们今天原打算上哪儿玩？”

两个人并肩往街里走。

“他答应今天给我去买皮大衣的。”

“哦，这个他可没让我代劳。”

“我说不会一样嘛，我们明水历来都是慷慨大方的。”

“活着没劲。”

一个粗粗壮壮的汉子坐在于观办公桌对面沮丧地说。

“活着没劲。”于观心不在焉地附和说。

“那怎么办呀？”

“有什么办法？没劲也得活着呀。”于观抬起头。

“我不想活了”汉子盯着于观说。

“别别，别不想活。”于观嘟哝着劝道，“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好，你让活那我就活。你给我找点事儿干，我烦了。”

“会玩牌吗？咱俩玩牌吧？”于观提议。

“没劲。”汉子摇摇头。

“那下象棋？”

“更没劲。”

“去公园，划船？看电影？”

“越说越没劲。”汉子来了气，“你也就是这些俗套儿。”

“那你说干什么？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跳楼你也陪着——我要你陪干吗？你也不是女的。”

“哦，我们这儿不给人拉皮条。有专门干这事的地方——婚姻介绍所。你要空闲时间太多，可以练练书法，欣赏欣赏音乐或者义务劳动。”

“见你的鬼，闹了半天我花两毛钱挂号你就给我出这些主意，这不是蒙人吗？”

“我也不是神仙，也不是美国大使馆管签证的，个人的幸福要依赖社会的进步，沉住气。”“你觉着你活着有劲吗？”汉子目光灼灼地问。

于观看看汉子，看不出他是不是在挑衅。

063937

“挺有劲。”

“我觉得你没劲，你这人特没劲，没劲得我都不想抽你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还回来干吗？接着和你那帮哥儿们‘砍’呀？”  
一个年轻的少妇在自己的公寓里横眉立目的臭骂马青。

“别回家了，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地和哥儿们神‘砍’没准还能‘砍’晕个把眼睛水汪汪的女学生就象当初‘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没听说象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听过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外头跟个八哥似的，回家见我就没词儿，跟你多说一句话就烦。”

“我改。”

“改屁！你这辈子改过什么除了尿炕改了生来什么模样现在还是什么模样。”少妇哭闹起来，“不过了，坚决不过了，没法过了，结婚前还见得着面儿，结婚后整个成了小寡妇。”

少妇一抬手把桌上的杯子扫到地上，接着把一托盘茶杯挨个摔到地上。马青也抓起烟灰缸摔在地上，接着端起电视机：“不过就不过！”

“别价。”少妇尖叫着扑过来按住他的手，“这个不能摔——你是来让我出气的还是来气我的？”

“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马青理直气壮地说，“你又要求我必须象他。”

“可我丈夫急也不摔贵重物品，你这是随意发挥。”

“你没交代清楚。”

“这是不言而喻的。”

“好吧，电视机放回去。下边该什么词儿了？”

“真差劲，看来你们公司没经过良好的职业培训就把你派来了。下边是我爱……”

“我爱你。”

马青和少妇愣愣地互相看着。

“我爱你。”马青重复了一遍，看到少妇仍没反应，十分别扭地又说，“别闹了，宝贝儿。”

少妇笑了起来。

马青涨红脸为自己辩解：“我没法再学得更象了，这词儿扎人。”

“好好，我不苛求你。”少妇笑着摆摆手，“意思到了就行。”

“其实我是心里对你好，嘴上不说。”

“你最好还是心里对我不好，嘴上说。”

“现在不是提倡默默的奉献吗？”马青的样子就象被武林高手攥住了裤裆，“你生起气来真好看。”

“好啦好啦，到此为止吧，别再折磨你了。”

少妇笑得直打嗝地说，“真难为你了。”

“难为我没什么，只要您满意。”

“满意满意。”少妇拿出钱包给马青钞票，“整治我丈夫也没这么有意思，下回有事还找你。”

“咳，人生，”杨重吐着烟圈，眼望冷饮室的天花板，比划着说，“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地喝采、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我发觉你特深沉。”刘美萍手托脸着迷地盯着杨重，连酸奶也忘了喝，“你是不是平时特爱思考？”

“是。”杨重眼神儿空洞地说，“我平时特爱思考，特深沉。”

“你是不是上过大学？”

“唔，上过吧。”

“怪不得，上过大学的人都心事重重，若有所思。”

“你是不是也特爱思考？”

“啊，我特爱瞎想，我特爱琢磨人。象我们这种职业吧，就是和人打交道的职业，每天都得和几千人说话，我就观察这几千人的特点。譬如说胖子吧，一般爱买大手绢，胖子鼻涕多嘛，瘦子就买小一点的。”

“腺体分泌和体重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世上万物谁和谁没关系？你和这个酸奶瓶要嚼起亲来没准还有点血缘关系呢，你先人死了，烧成骨灰，扬到地里，连土挖出来，烧成瓷器或者玻璃，装上酸奶，卖给你。”

“这就是辩证法吧？比较朴素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只知道凡事都有个理儿，打个喷嚏不也有人写几十万字的论文，得了博士。”

“有这么回事，这论文我们上学时传阅过。人家不叫喷嚏，这是粗俗的叫法儿，人家叫‘鼻粘膜受到刺激而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

“你懂的真多。”

“哪里，还是你懂得多。”

“你懂的多。”

“惭愧惭愧。”

“谦虚谦虚。”

“咱们别争了，这样下去没个完，您爱才我心领。”

“我真是诚心诚意夸你。我觉得跟你特说得来，特知音。”

“别别，我这人经不住夸。”

“你老这么一味地谦虚我要生气了，好象我夸你是害你似的。”

“那就算我懂得多吧，其实我也觉得和你特谈得来特知音。”

“我特愉快。”

“我也特愉快。”

马青身心交瘁地回到公司办公室时，于观正被那汉子揪着脖领子在办公室里拖来拖去。

“你别这样，放开我，让人看见不体面。”

“你就成全我吧，就扇两嘴巴，就两个。”

“不行，我吃不住，我体质弱。”

“你就让我干一件想干的事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自个做过回主呢。”

“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件事坚决不行。我正告你，如果你碰我一指头，我就和你拼了。”

“都这么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什么替人解难替人解闷儿，一触到自己就不干了。”汉子松开于观，哭了起来，“我真不幸，真不自由。”

于观喘上来一口气，拉拉被揪皱的衣服，示意马青把手里的垒球棒放回门后。走回办公桌后坐下，对汉子说：

“别哭鼻子了，挂号费退给你，赶紧走吧。”

“汉子哭泣着，从马青手里接过两毛钱，紧紧攥着一路走出门。

“胡大，咱们干的这是什么倒霉差使。”

门关后，马青几步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于观的办公桌上，大声说。

“我每天挨家去让人骂，你又差点让人打了，就杨重享福，每天去大街上吊膀子，当代用券。我要和他对换工种，种田还得休耕呢。”



“我们不是有君子协定在先，任人唯贤，因材施教。”于观仰在椅子靠背上疲倦地说，“你太温柔，让你去和别人的女人谈心，你每回都把临时帮工变成全面承包，我不能隔一天就让一个丈夫打上门一回。”

“依你说，我只能永远挨女人不歇气儿地暴骂而得不到机会和她们交流了？”

“别她们她们的，她，就一个，一个随便你怎么交流。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有时你那种老少咸宜、兼容并蓄的气魄每个有正义感的人都感到气愤，那不道德……”

“可杨重也不是宦官。”

电话铃响了，于观边伸手去接边反驳：

“可他懂得荟萃，去粗取精，而你总是囫囵吞枣。他有耐性，可以胡扯一天仍津津有味，你三分钟端不了簸箕便拔腿去找下一个……喂，找谁？”

“就找你。”话筒传来嗡嗡的男声，“我是杨重，我坚持不住了，这女人缠得我受不了啦。”

“我刚刚还夸你有耐性，会胡扯。”

“你不知道这女人是个现代派，爱探讨人生的那种，我没词儿了，我记住的所有外国人名都说光了。”

“对付现代派是我的强项。”马青在一边说。

于观瞪了他一眼，对话筒说：“跟她说尼采。”

“尼采我不熟。而且我也不能再讪‘砍’了，她已经把我引为第一知己，眼神已经不对了。”

“那可不行，我们要对那个肛门科大夫负责，你要退。”

“她不许我退，拼命架我。”

“这样吧，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你先把话题往低级引，改变形象，让她认为你是个粗俗的人。”